

印度女性文学书写探究

李美敏

(江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22)

摘要: 印度女性文学书写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从书写的权利到现代女性意识和话语权力,这个过程是印度女性重新审视历史、现实和自我的过程。以历时性的角度,结合女性作家的作品分析每一个历史阶段印度女性文学书写的特点,印度女性文学历经的“沙门”时代女性文学书写的开端、南印度桑伽姆时期的发展、19 世纪民族独立斗争的艰难书写和 20 世纪女性文学书写的繁荣,每一个时期都表现出印度女性的话语意识,她们的文学书写集中表达了她们的主体意识和话语权力。

关键词: 印度; 女性文学; 书写

中图分类号: I1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79(2013)03-0075-06

Study on Indian Female Literary Writings

LI Meimi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Jiangxi 330022, China)

Abstract: Indian female literary writing has a long history from the right of the writing to the right of discourse. This is a process that Indian females reexamine history, reality and themselves. The paper analyzes features of the Indian female literary writings in every historical stage combined with the works of female writ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achronism. The Indian female literature goes through Sramana period – the beginning of literary writings, the development of south Indian Sangam period, the hard period of national independence struggle in 19th century and the prosperous times of 20th century. The Indian female writers show the awareness of discourse in every stage, their literary writings focused on expression of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and the right of discourse.

Key words: Indian; female literature; writing

印度文化堪称世界四大文化体系之一,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的文化遗址见证了灿烂发达的印度河文明。从印度河文化遗址发现的母神雕像可见当时印度河文明曾流行对母神的崇拜,相信女性的生殖能力是万物的本源。印度女性文学书写同其历史一样,也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每一个历史阶段的女性文学书写都折射出不同的女性身份和话语权力。

一、“沙门”时代: 女性文学书写的开端

公元前 1750 年前后,印度河文明逐渐被入侵的雅利安文化所取代。雅利安人所代表的吠陀文明成为印度的主流文化,印度进入有文字可考的吠陀文明时期。吠陀教是多神崇拜的宗教,在吠陀的万神殿

收稿日期: 2013-02-28

作者简介: 李美敏(1976-),女,江西玉山人,文学博士,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外国文学、文艺学。

中,男性神的数量居多,母神地位在吠陀文明时期下降。在《梨俱吠陀》中,有少量诗歌是颂扬女神的,例如《朝霞女神颂》和《大地女神颂》等,歌颂朝霞女神乌莎的诗歌近 20 首。这些有关女神的诗歌反映了远古时代人民热爱自然的朴素思想,这些女神诗歌多为集体创作。从这些女神诗歌中可见,在吠陀早期,男女社会地位较为平等。女性可以参与社会祭祀活动,并与男性一样可以学习吠陀经典。

公元前 200 年前后,宗教法典《摩奴法论》标志着印度社会等级秩序的完善,它确立了各个种姓的行为规范。《摩奴法论》认为妇女在道德上低于男人,她们生来是邪恶的,她们是引诱者,不洁之人,“摩奴把嗜睡、偷懒、爱打扮、好色、易怒、说假话、心狠毒和行为可恶赋予女子”。^{[1](p178)}《摩奴法论》以社会行为规范的方式把妇女排斥在宗教仪式大门外。法论对妇女宗教权利的剥夺缘于婆罗门的“妇女不净说”,这一律法否定了妇女的地位,确定了妇女的身份、权利和义务和行为准则,构建了一个男性化为主的社会系统。在这个系统中,父权、夫权及子权是权力的核心,是绝对凌驾于女性权力之上的。《摩奴法论》所确立的社会机制和家庭机制使得印度教女性的附属地位合法化,并成为其庞大机制中的一个附属。

在印度文化中,从《薄伽梵歌》、《罗摩衍那》到《摩奴法论》这些经典都宣扬男权中心,形成印度几千年以来的核心价值观。史诗《罗摩衍那》中悉多的形象已经成为印度传统妇女的典型。悉多的忍耐、克制成为印度教女性的完美典范。在吠陀时代,受印度河文明的影响,妇女有较高的地位,可以参与各种社会活动。而到法典时期,妇女地位大大下降,妇女不能参加宗教祭祀,不能阅读吠陀经典。这些限制极大压制了女性对文化的参与,遑论文学书写了。

追溯印度女性文学的书写历史,直到公元前 6 世纪,才出现有确切文字记载的印度女性文学,而这一文字记载则归功于印度佛教的兴起。古代印度妇女地位低下,直到公元前 6 世纪,婆罗门教文化体系衰弱,新兴的刹帝利阶层所代表的“沙门”思想兴起,“沙门”(Sramana)意指“勤息”,指在婆罗门教后期反对婆罗门至上的出家修行者,他们以刹帝利阶层居多,反对吠陀权威,敢于叛逆婆罗门教,这种新兴的思想有力地冲击了婆罗门教的社会秩序,反映了一种全新价值观的出现。“沙门”思想中最为著名的是佛教,释迦牟尼奠定了佛教徒教团(僧伽)的基础,以他为首,由比丘(Bhiksu,和尚)、比丘尼(Bhiksuni,尼姑)、优婆塞(Upsaka,善男)、优婆夷(Upasika,信女)四部分人组成佛教教团。佛教倡导四种姓平等,这种宗教主张迎合了新兴刹帝利和吠舍阶层的思想需求,同时还允许妇女加入佛教。佛教众生平等的宗教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为印度女性提供了相对的自由空间,佛教之于印度女性来说是一次思想的解放,同时,还为加入佛教的比丘尼提供了一定的创作空间,她们可以记录自己的思想,佛教的包容性促发了诸如比丘尼穆塔(Muttar)等一批女性创作者的诞生。比丘尼的身份不一,有出身高贵的小姐、年老的妇人和年老色衰的妓女等,她们都在佛陀的感召之下,踏上了宗教解脱的道路。《长老尼偈》(Therigatha, 600B. C.)是比丘尼抒发宗教情感的诗集,也是印度文学史上第一部女性诗集,其中包括七十三品,五百二十二颂。《长老尼偈》“通过比丘尼诉说个人的不幸遭遇和摆脱世俗束缚后的愉快心情,宣扬佛教教义,劝人皈依佛教。从中可以窥见印度古代社会的真实画面,尤其是妇女的生活和地位。例如,第 400—447 颂中,一个名叫伊希陀悉的比丘尼诉说了自己上次嫁夫、上次无端被弃的悲惨命运。”^{[2](p130)}比丘尼的诗歌不仅是个人情感的抒发,同时也为佛教的流传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沙门”思想促进了地方文学的发展,打破了梵语文学唯我独尊的局面,同时在印度历史上,为女性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文学书写空间。

二、南印度桑伽姆时期:女性文学书写的发展

“沙门”思想的影响主要在北印度,^①南印度的女性文学历史也非常悠久和繁荣。南印度的主要居民是泰米尔人。泰米尔语文学在印度文学史上曾盛行一时,公元前五世纪至公元二世纪,是泰米尔文学

^① 温德亚山把印度分割成南北不同的地理单位,也是古代南北印度交流的巨大障碍。在印度历史上,北方的帝国很少统治到温德亚山以南地区。交流的障碍使南北印度的文化具有不同特点。

史的桑伽姆(Sangam)时期。“桑伽姆”是一种文学组织,这种文学组织通常为官方组织,在先后建立的三期泰米尔桑伽姆中,涌现了大批的诗人。流传至今的泰米尔文学著作有《短诗集》(Anthology of Short Poems, 100B. C. - A. D. 250)、《四百政诗》(Four Hundred Puram Poems, 100B. C. - A. D. 250)和《十卷长歌》(Ten Tens of Songs, 100B. C. - A. D. 250)。这些诗集中的两千多首诗歌为473名诗人所作,其中有三十名是女诗人。桑伽姆诗歌属格律诗,这些女诗人多数表达了她们的爱情观。其中,最著名的女诗人阿凡亚(Auvaiyar, 300B. C.)创作了33首政诗和26首爱情诗,这些诗歌描写和歌颂了朱罗王卡利伽兰的政绩,运用了丰富的比喻和文学想象,描写了泰米尔民族的生活习俗。桑伽姆时期的女诗人在创作上以表现南印度的自然景象以及抒发个人情感为主。

由于政权和语言的独立性,南印度的文学也非常独立。公元6世纪,南印度为了抵制耆那教和佛教的影响,泰米尔纳杜兴起虔诚(Bhakti)运动,如火如荼的虔诚运动在公元7、8世纪到达顶峰,便迅速影响到马哈拉施特拉邦、古吉拉特邦、克什米尔和旁遮普等北印度,并横扫全国范围。这场文学运动是泰米尔桑伽姆时期的继承和发展,主张消除种姓差异,宣扬平等思想。虔诚运动时期,文学以颂神为主要特征。其中,湿婆教派的虔诚诗歌是虔诚文学中重要的一支,虔诚运动中一部分是女性诗人,她们挣脱家庭的束缚,走向寻找神的道路。公元6世纪的女诗人迦莱卡尔·安迈娅尔(Karaikkai Ammaiyar, 600B. C.)是湿婆教派中最早的诗人之一,她还是南印度虔诚运动的发起人之一。传说她被为商的丈夫所弃,后皈依湿婆教派。她的传世之作,三部虔诚诗集是泰米尔语虔诚文学中最早的诗篇,打破了传统的阿哈瓦尔等诗歌格律,在诗歌形式上有所创新,对后来的泰米尔诗歌文学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除了湿婆教,毗湿奴教也是印度教中的一大派别,崇拜毗湿奴及其化身。毗湿奴教在印度影响深远,贝利亚尔瓦尔(Beliyarwar, 600B. C.)是南印度最负盛名的毗湿奴派诗人之一,安达尔(Andar, 600B. C.)则是泰米尔语毗湿奴教派诗人中唯一的女诗人。安达尔的诗歌在南印度广为流传,还被译成达罗毗荼等语言,她的作品有虔诚诗歌《提鲁巴瓦伊》(Derubhai, 600B. C.)和《纳奇亚尔圣言》(Divine Poets of Najiya, 600B. C.)。具有艳情味的宗教诗在虔诚文学的鼎盛时期之后逐渐流于形式主义,多追求辞藻的华丽和情欲的渲染。

公元12世纪,受外来伊斯兰教的冲击,传统的印度教开始变革。为了抵制伊斯兰教的冲击,虔诚运动反映了印度教自身改革的需要,同时也是印度教捍卫自身的一场运动。以虔诚文学为大旗的虔诚运动是一场历时4个世纪(13-17世纪)的印度文艺复兴运动,成为当时印度文学的主流,并引领印度各语种文学思潮。

虔诚文学时期,泰米尔女性文学书写可谓辉煌一时,直至17、18世纪,女性作家逐渐被边缘化,为男性作家所取代。虔诚文学中,影响最大的是描写黑天的诗歌,属于“黑天支”。黑天是印度三大主神之一毗湿奴的化身,诗歌多取材自《薄伽梵往世书》(Bhagavata Purana, 1000B. C.),描写黑天在牧区的生活以及与牧区女子的爱情。在“黑天支”的诗人中,米拉巴伊(Mirabai, 1503—1573)是著名的女诗人,也是印地语文学史上第一位女诗人。她13岁时就嫁给了一位王公,几年后丈夫的去世使她陷入悲观,她将黑天作为精神寄托,对世俗爱情和生活的绝望,从而转至对神的膜拜是虔诚文学时期多数女诗人的心路历程。

虔诚文学是印度历史上影响广泛的文学运动,除了印地语文学,各种方言文学都深受其影响。14世纪的克什米尔文学中,拉尔·苔德(Lal Ded, 1318)是著名的女诗人,她的诗集《苔德之语》(Lalla Vaa-kh, 1350)收集了171首诗歌,这些诗歌都带有湿婆派的神秘主义。16世纪的赫巴·卡杜(Habba Khatoon, 1550-1597)也是著名女诗人之一,她开创了克什米尔文学唱诗的传统,她所编的诗集传唱至今,她在克什米尔文学史上的地位类似于印地语女诗人米拉巴伊,具有开创性和影响力。19世纪的阿尔尼马尔(Arnimal, 1800)深受其影响,在克什米尔文学史上,也留下优美的诗篇。

虔诚运动自南方的泰米尔文学开始,发展到印度各种方言文学,是印度文学史上影响至深的文学运动,这场文学运动产生了大量的女诗人,她们走出家庭,摆脱了家庭的束缚,投身到虔诚运动中,创作了

大量优美的诗歌,抒发个人情感,可谓印度女性文学自觉意识的迸发。阿卡·玛哈德薇(Akka Mahadevi, 1150)是12世纪卡纳尔语女诗人,也是女性解放的先驱人物,她10岁时就称自己的精神属于湿婆神,为寻找精神伴侣,她拒绝世俗的家庭生活,放弃安逸、奢华的生活。她作为一个流浪诗人,在各地吟诵有关湿婆的诗歌,她游历广泛,超越凡人的举动招致非议,但最后她成为女圣人。她的诗歌集《写给湿婆的歌》(Songs For Siva, 1179)主张对神的爱才是永恒,反对世俗意义上的爱。玛哈德薇无论就其个人行为,或是诗歌成就,都堪称卡纳尔语文学的表率。

信仰伊斯兰教的莫卧儿帝国统治印度300年之久,统治者实行文化融合政策,实现了政治的统一、文化的繁荣昌盛。不同的宗教带给印度女性文学不同的文学体验。这个时期,波斯语是北印度的官方语言,宫廷以波斯文学为主流,王室女性有受教育的机会,这个时期产生了一批用波斯语写作的女诗人。1587年,胡玛雍的妹妹古尔巴丹·贝甘姆(Gulbadan Begum, 1523)用波斯语为他写的传记《胡玛雍本纪》(Humayun Nama, 1587),其中描写了莫卧儿王宫的生活,被誉为印度女性第一部传记式小说。除了王室女性,另一类女诗人宫廷妓女也是创作队伍中不可小觑的一支,她们多拥有丰富的物质资源,她们的诗歌反映了当时奢华的宫廷生活。

三、19 世纪: 民族独立斗争中的女性文学书写

到18世纪,印度妇女的写作数量下降。1600年,东印度公司成立,英国开始在印度进行以贸易为目的的商业活动,之后,经济的绝对优势变为权力统治的资本,使印度沦为殖民地。印度王公丧失了很多领土,王室减少对妇女教育的投入,教育财力援助的大幅度减少使女性丧失了受教育机会,女性写作数量急剧下降。另一方面,英国关闭了一些地方语言学校,取而代之的是英语教育。然而,即便创作环境如此不利,印度女性遭受到英殖民权力和传统男性权威的双重阻挠,但小部分女性依然坚持写作。

印度女性这种逼仄的文学书写环境直到19世纪才有所改善。19世纪,随着印度社会改革,女性受教育的机会增多,至19世纪下半叶印度民族主义运动时期,伴随着民族意识的觉醒,女性的自我意识又一次强烈地被唤醒,很多女性也参与到这场轰轰烈烈的民族主义运动中,女性文学迎来新的发展时期,创作题材广泛,涉猎社会改革、独立斗争以及民族运动等。

马哈拉斯特拉邦的莎维竺芭伊·普莱(Savitribai Phule, 1831 - 1897)堪称女性社会改革家,她和丈夫一道,从事女性教育事业,宣扬平等的价值观。她提倡寡妇再嫁等,这些社会改革一度引起印英政府的关注。1852年,她在马哈拉斯特拉邦为女性贱民建立了第一所女子学校。在文学创作上,她是现代马拉提语诗歌的先驱,她的写作充满了对低等种姓的同情,要求实现各种姓平等。

马哈拉斯特拉邦的社会改革风气盛行一时,拉玛拜·萨拉阿斯瓦蒂(Ramabai Saraswati, 1858 - 1922)也是马哈拉斯特拉邦的女性诗人和社会活动家,精通英语和梵文,自小不能忍受歧视妇女的宗教社会制度,在其著作《印度高等种姓妇女》(The High Caste Hindu Women, 1888)中探讨了印度女性悲剧性命运的根源,她还为寡妇和低等种姓妇女修建精舍。她把《圣经》翻译成马拉提语,由于其杰出的社会活动成就和文学才识,她被尊为印度智者(Pandita)。

各种方言文学大量涌现有关民族独立和自由平等的伟大篇章。印地语女诗人苏珀德拉·古马利·觉杭(Subhadra Kumari Chauhan, 1904 - 1948)曾参加过民族独立运动,她的代表作是长诗《章西女王》(Jhansi Ki Rani, 1930)。章西女王是1857年反英起义中的民族女英雄,整个诗篇充满民族意识的感染力。她的诗集还有《花苞》(Flower, 1930)、《散落的珍珠》(Scattered Pearls, 1932)等,多反映爱国主义情感以及爱情主题。

19世纪下半叶开始,伴随着民族精神的浪漫主义文学是印度这一时期主要的文学思潮,加注了民族主义元素后的浪漫主义文学标志着印度现代文学自觉阶段的开始,而印度女性作家从来没有在这一主创大军中缺席过。

印地语文学中的浪漫主义结合中世纪虔诚文学的颂神思想,形成风格独特的阴影主义文学。在印

地语中,“‘阴影’一词寓含的不仅是朦胧、虚幻的表达方式,而且是沉思、反省式的精神追求”。^{[3](p51)} 默哈德维·沃尔玛(Mahadevi Varma,1907-1987)是著名的阴影主义女诗人,她在30年代参加过民族独立斗争。她的爱情诗带有神秘主义的色彩,摒弃中世纪宫廷诗的艳情色彩,体现对神灵的精神之爱。她出版的诗集有《雾》(Frost,1930)、《光》(Ray,1932)、《灯焰》(The Tip of a Flame,1942)和《回忆》(Memory Sketches,1943)等。1935年,进步文学作家协会(The Progressive Writers' Association)成立,它对马克思主义的宣扬吸引了不少作家加入其中,包括著名的女性作家伊斯麦特·朱葛泰(Ismat Chughtai,1911)等。

印度女性文学的书写意识总体发展缓慢,由于女性缺乏受教育机会以及局限于家庭的狭隘的生活模式,女性的“声音”很长时间处于沉默状态。直到殖民时期(19世纪下半叶),英语教育的大力推广和西方个人主义思想的传播,促使印度女性意识的萌发。殖民政权至上而下进行了社会改革,禁止“萨蒂”制,实行一夫一妻制等,这些改革措施在全社会范围内唤醒了女性的自我意识。“随着殖民地类型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以及大量自由职业的出现,大量农村妇女进入城市,成为工人,越来越多的城市受教育妇女成了自由职业者。她们接触新的思想,开阔了眼界,头脑中的宗教和种姓束缚逐渐减弱,从而对改善妇女地位有了越来越强烈的要求,女权的观念逐渐传播开来。”^{[4](p412)}

随着西方新思想的传播,殖民统治下的女性作家要求民族解放的思想日益强烈,这个时期的女性作品多数反映了印度民族意识的觉醒、渴望政治自由和民族独立,争取民族自治是各语种女性作品的主题。文学书写形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传统的女性书写形式主要是诗歌,题材多取自两大史诗和宗教典籍。新时期,诗歌这种单一的文学形式已经难以表达复杂的时代背景和大众对艺术欣赏的需求,这个时期,印度报刊的产生加速了文学体裁的发展,这个时期出现了欧洲类型的小说和话剧。各语种女性创作群体也日渐庞大,在众语种文学中,尤以英语文学引人注目。

印度英语文学是英殖民在印度的文化产物,也是印度近现代文学的一个重要分支。萨罗吉妮·奈都(Sarojini Naidu,1879-1949)是印度著名民族诗人,出生于海德拉巴的一个婆罗门家庭,不顾印度种姓制度的束缚,毅然嫁给低等种姓首陀罗家庭。奈都1905年出版诗集《金色的门槛》(The Golden Threshold,1905),被誉为“印度的夜莺”。之后又出版诗集《时间之鸟》(The Bird of Time,1912)、《折断了的翅膀》(The Broken Wing,1917),诗歌题材广泛,富有爱国主义情感,同时,她的诗歌富有韵律,是优美的抒情诗。除了诗歌,印度英语小说自朵露·都特(Toru Dutt,1856)的《年轻的西班牙少女》(The Young Spanish Maiden,1878)开始,开创了印度女性小说的写作传统。同期女性作家还有拉吉拉克什米·德薇(Rajlakshmi Devi,1863),她创作了《印度妻子》(Hindu Wife,1894)。孟加拉是印度民主运动和文艺复兴运动的中心,孟加拉女性作家的创作也很丰富。最早的孟加拉女性小说家斯瓦娜·古马力·德薇(Swarna Kumari Devi,1855)的两部小说《致命的荣誉》(The Fatal Garland,1915)和《未完成的歌曲》(An Unfinished Song,1917)均被翻译成英语。

至19世纪中期,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女性接受英式教育,她们更青睐于用英语进行文学书写。洛克亚·萨迦瓦特·侯赛因(Rokeya Sakhawat Hossain,1880-1932)是英治印度时期孟加拉著名女作家。当时孟加拉是较早的殖民统治地,民族觉醒意识较早,这也促进了近代孟加拉文学的蓬勃发展,女性文学亦表现出新时代的自由意识。在代表作《萨尔塔娜之梦》(Sultana's Dream,1905)中,侯赛因构想了一个女性的理想主义世界,在这个理想境界中,女性成为统治者,而男性则处于被统治的地位。

四、20世纪:女性文学书写的繁荣时期

20世纪初,西方的女权思想在印度传播。起初,印度的女权运动仅局限于提高社会对女性形象的认可,并不像西方女权运动那样大有颠覆两性传统的激进理想。之后,印度成立了印度妇女协会(Women's Indian Association)、全印妇女大会(All-India Women's Conference)等阵容强大的组织。此外还创办了一些刊物,如1934年,瑞努卡·拉伊(Renuka Ray,1904)主办的全国性的印度妇女报纸。这

些公共媒体的介入让印度妇女问题普及化,尤其促进了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女性对自我的反思,提升了自我意识。20 世纪上半叶,部分印度妇女的活动开始走出传统的家庭私人空间,参与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

20 世纪 60、70 年代,受西方女权主义运动的影响,印度女性作家的主体意识增强,形成一支不可小觑的创作大军。这些女性作家以安妮塔·德赛(Anita Desai,1937)、卡玛拉·马坎达亚(Kamala Markandaya,1924)、鲁斯·杰哈布瓦拉(Ruth Jhabvala,1927)、娜扬塔拉·萨加尔(Nayantara Sahgal,1927)等为代表。这些印度女性作家在独立之后确立了她们自己的文学,深刻探索了女性群体的精神世界,并在客观上建构了女性文学话语。正如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1942—)主张的那样,在现存男权中心主义的文本之上建构一套女性批评的话语。这种改写文本的宏伟目标依赖于每一位女性作家的努力。“当一位妇女着手写一部小说时,她就会发现,她始终希望去改变那已经确立的价值观念——赋予对男人说来似乎不屑一顾的事物以严肃性,把他们认为重要的东西看得微不足道。”^[5](p590)]独立后的女性作家在男权中心之上开始建立女性中心的价值观,她以探索女性内心意识为切入点,用异于传统小说的心理描写刻画女性自身。

20 世纪后期,女性研究机构的成立产生了相当数量的学术著作。印度和西方出版机构的认可也促进了女性写作,很多印度女性作家都得到西方读者的认可,阿兰达蒂·洛伊(Arundhati Roy,1961)便是其中之一,她凭借处女作《微物之神》(The God of Small Things,1998)一举夺得当年的布克奖。20 世纪后期的印度女性写作具有显著的现代性,以及政治上的后殖民色彩,印度女性文学混杂着各种政治因素,具有霍米巴巴所说的“混杂性”。这种混杂性在小说题材和创作技巧上都有所表现。女性作家表现自我的意识更加强烈,她们在创作中寻找女性的生存意义和价值。“印度女性小说家在寻求女性自己的身份,试图建立女性的主体意识。”^[6](p58)]女性成为叙事的中心对象,女性作家也在书写中获得生存空间。通过书写,印度女性作家让印度本国和国外的读者都听到了印度女性的声音,看到一块“黑暗的领地”被挖掘和探索。印度女性文学书写试图在女性群体中寻找认同,不仅作品具有丰富的文学内质,同时也使作品作为一种社会宣言,力图去唤起更多女性开始自我探寻。

参考文献:

- [1]摩奴法论[M].蒋忠新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 [2]季羨林.印度古代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 [3]石海峻.20 世纪印度文学史[M].山东青岛:青岛出版社,1998.
- [4]林承节.印度现代化的发展道路[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 [5][英]弗吉尼亚·伍尔夫.妇女与小说[M].瞿世镜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
- [6]Maggie Butcher. The Eye of the Beholder: Indian Writing in English[M]. London: Commonwealth Institute, 1983.

(责任编辑:张立荣)